

南華真經副墨

實

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二

静字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內篇人間世第四

夫道非絕俗也德非遜世也夷明養晦和光
同塵世出世法莫不繇此夫至人無為而無

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
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
為立言之肯綮。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
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
用之大用。此老平生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
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已中得來耶。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
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

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喜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
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
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
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
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
砉，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

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疋音蓄。災同。衛君蒯聵也。行獨言。獨行其知。不恤衆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量其國中。前

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無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殆往而刑言。汝殆幾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猶俗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則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

道雜而心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
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
鬪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名也者相軋者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盡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
而信矜者貴乎達人之氣矜慤實之貌達人
氣者即察言觀色之意名聞不爭者貴乎達
人之心言人雖不與我爭未必心悅而誠服

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
言術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
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必人之於我
素心加敬誠服然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
然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貽害於彼者故
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若不幾於
為人蓄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賢而惡不肖
則彼國自有賢者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
而自售乎惟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

輕身而以知巧鬪汝求勝汝於此時目將熒
熒焉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
焉以自解容將躋躋焉以為恭心且曲曲焉
以順成夫彼方鬪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
愈捷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轉增其勝而已
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
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於君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若殆以不信
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所謂

殆往而刑耳以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
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
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
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勝升
又自上德蕩乎名知出乎爭透下意來昔者
桀殺龍逢紂殺比干彼何為者也是皆脩其

身而下偃撫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
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脩
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相軋者也爭
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
國為丘墟死為厲鬼其用兵不止者其求實
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
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
况若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遇聖人而
可以有其實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當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克孔揚采
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
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
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雖然一轉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
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
德性則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
惡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滿陽為克

積孔揚之色惟其色莊也故采色不定倏而
敬倏而怠倏而喜倏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
違徃徃助之為虐因撫人之言語以為成案
肆加譏貶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模樣
弄小聰明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
大德乎哉日漸者以漸而進小德也彼既不
成大德而子欲以盛德感之彼將執而不化
若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者以事盛德
之君可也以事庸君詎可乎蓋古之君子量

而後入不量而入信乎其不可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
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
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
與人之為徒也擎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為
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
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
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

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
止是耳矣夫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比去惡俱平
回於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質
直也人之生也直故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
為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
彼以天聽其俞其咈一任自然詎以己之私
意斲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
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天而不以己

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
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
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為一句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
自己臆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回
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
不可言爾政法雖太多終不穩當政法猶法
則也謀安也言依此而行天理人情兩無拂
逆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而已胡可以化人

夫化人者使人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今爾猶挾三術是師心也師心則有意必固我者在胡可以及化乎夫子欲回先化已而後能化人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耶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更思其則再無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再有則而為之亦豈易耶有則有意必易則有固我終不出於自然故與皞天不宜此便是太多政法而不謀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

進回心齋者無二爾心無雜爾念勿以耳聽
而以心聽勿以心聽而以氣聽氣謂氣息精
神愈歛則氣息愈微氣息愈微則靈關愈徹
故心靜則聽止於耳息微則心止於符符即
道家火符之符一消一息順其自然則與天
符暗合故謂之曰符夫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心止於符則虛矣虛也者道也未始有物
也故曰惟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夫子告回
只一虛字便是普物無心順事無情千古聖

學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讀者容易勘過故不
覺其妙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
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
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
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
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
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籙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散上聲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告之人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

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不眩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宅者無間之義不得已猶言不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而天於道不其幾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者若欲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滅相者直易易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

有不得已者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一切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偽為難以偽為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以無知而知者此等之人聞見罕儷處人問世者到此方為庶幾

大抵只一虛此心焉盡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必照而生皎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闕而生白也惟此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萃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馳者止之反對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為馳騁不已身坐於此心逐於彼所謂凶害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耶夫惟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
之德歛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順萬物
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如是則虛靜之
體不為物交所蔽將見靈明洞煥與鬼神相
通鬼神來舍而况於人乎是則虚心無我萬
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為樞紐伏羲
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况其散焉者乎几蘧
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
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
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若不成則
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
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
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
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葉公名諸梁字子高即論語中間孔子於子
路者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車之事公謀於
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
待使者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
而情實踈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况萬乘
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甚慄焉昔聞諸夫
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權而成
者若不能得其權心則事故不成不成則使
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煩

勞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
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夫
我平日自奉甚薄所食者皆粗而不善爨下
司火之人便其簡薄常自清涼無有苦於炙
熱而欲清者以此食澹自覺無病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意者其內熱歟吾雖未至於親
見行事之實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
則人道之患又所不免是兩病也夫子何以
教我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
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
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
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
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
可矣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
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
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於父子故子之愛親
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
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
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
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
是忠也孝也皆在己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

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
自事其心者亦如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
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柰何而
安之若命不可柰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
命聽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
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
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至
於悅生而惡死哉蓋生死念頭起於有我不

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死生無
變於已者葉公其以是而行則可矣此段道
理最大議論甚正人謂莊子大言無當觀此
寧不少省

丘請復以所聞凡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
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
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她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
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

幾乎全

上正言臣子義命以解其兩病之憂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間情狀熟於世故者方知有味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國也本國不須辭命一見符信便相靡順外交隣國也隣國涉遠符信易欺必托使者盡已之心以言告之方可濟事故言必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國相喜則必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

言過實多近於妄妄則不能起人之疑故聽言者莫莫者疑義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必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

死不擇音氣息第然於是並生心屬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樂洛
第拂

此下教以事當慎始蓋以天下善終者少始焉善者其後率以不善繼之况始不善乎故

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何以故以巧鬪力者如今人戲劇格鬪之類其始也不過喜而相邀其卒也常至於怒而相擊何者蓋以戲太甚則多奇巧巧奇矣寧得不相角而忿乎正如飲酒者初筵秩秩始乎治也卒之載號載呶而常至於亂何者飲太甚則多奇樂樂奇矣焉得不相狎而亂乎推之凡事莫不皆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鄙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

人問世四
者不知所慎故始焉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
至於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其將畢也巨
君子懷此永圖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
之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
成實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
喪也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君
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由
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矢口
而成喻如懼死之獸不擇好音氣息第然而

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屬忿所由生職此
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尅核太
甚人皆苦其不堪則必以不肖之心應之應
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
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
矣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必稽其所弊
行必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勸成
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意遷
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遽勸成

蓋以過度則益益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
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柔漸漬而深交之然後
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僨事兩心
生厲惡戾一成改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
可不慎與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於
無物之天托於義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
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
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
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必於知為之末

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
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易易耶必須平
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慮靜而能應
苟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憂者抑又多
矣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
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
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
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
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
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
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
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

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
適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感成

娠膺

夫使多詐之國傳不道之儲人間世所難也
聖賢處此亦必有道矣故以仲尼作訓而伯
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復以伯玉終之人
謂莊子非聖其然豈其然乎顏闔將傳崩贖

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殺者降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無德也方法度也言縱欲敗度將來必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禍不旋踵且彼之知適足以撫拾他人過失而自已不知吾其柰彼何哉伯玉於是儆之以戒慎教之以正身蓋正身乃帥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

內盡調和誘導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猶覺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涵忍相入無間則連身放倒且失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己之能彰人之過則必自取嫉害且失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準繩也無崖言無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覺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

疾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
為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
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
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
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
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
乎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不敢食
以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蓋虎性一怒則咆
哮難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媚之彼雖

異類亦將與養已者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
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
溺以蜃適有蚤蚋聚嗜則當僕僕緣拊而去
之若使馬性一劣將決啣勒碎胸首絡轡之
具而不顧寧復顧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
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已量
人無伐才美無犯怒心然後無道之儲可傳
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挈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
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
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
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
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櫛以為
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
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耶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

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
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
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
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

亦遠乎

櫟歷

散上

構構

榘榘

培剖

夫櫟社大樹匠石不顧而弟子則飽觀之蓋不知其無用也故匠石因其走報而語之曰散木也以為舟則沉為棺槨則速朽為器則速敗門戶則液構然而洪為柱則蠹不適於用以故歷年多而成形大也匠石歸而社櫟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無幾矣今夫榘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

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苦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不剝即辱且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汝以有用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柰何哉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况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能以自全然則汝雖有用亦幾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木匠石

覺而軫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趣
取無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
密而勿言彼直寄迹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
而今乃為不知已者詬厲且彼縱不為社亦
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獨與眾異
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
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為是耳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
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

材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其
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
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
嗟夫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
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
高名之麗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
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
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

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

大祥也

上乘去上上

芘庇

禱禱善

啗

醒呈

商丘之地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賴芘之賴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舌舐其葉則口為之傷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醒如醉三日而不能已

然則是果不材之木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材故精神凝固人不壞而天獨存也若夫宋之荆氏其地宜楸栢與桑固亦有老者然其拱把而上則求狙猿之杙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人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槨傍者斬之矣禱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才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

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
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
之有痔疾者皆不可以祭河此在巫祝則以
為不祥矣而不知神人以為大祥歟大意謂
處世之道太忌恃才揚已故寓言大木以無
用自全非謂必蠢然芒然如縣疣如附癭者
而後得免於禍也以人祭河謂以人為巫祝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
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解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
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
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
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策
以
食

會
貴
解
佳
賣
解
陛

支離支體不全之貌疏其名也願口旁兩願
也齊腹臍也會撮髻也五管五腧也髀人大
腿也脅人兩臂也言支離身曲而背聳其狀
若此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足以餬口足

以自食也鼓筴播精簸米出糠稗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捷而力迅也支離之能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雖攘臂而不徵簡其廢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復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賜也夫支離其形尚足以自養而終其天年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者不自見不自伐藏其用於不用泯其能於無能故得免於世而自全也上以木喻此以人喻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

楚狂歌鳳其言亦有至理盖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全生免禍亦聖賢處世之所不廢但以
警世之人汲汲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利害者
聖賢豈若人哉以諷孔子則大不然鳳兮鳳
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
其德之衰耶將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淳風於
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
道聖人成能天下無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
僅免刑戮已矣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
生禍也福輕於羽殆易於舉禍重於地胡不

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乎
何必畫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
傷吾行乎吾行卻曲胡自枉其直以傷吾足
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火而自煎桂以
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
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
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
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人世說難

回也請行

匪量斯入

殆往而刑
未達人心
曷揚於庭
不信厚言
枝攻扈兵
政多不謀
庸以氣聽
無門無毒
不入斯去

德蕩乎名
胡以疆繩
王公乘闔
剖干殺逢
內直外曲
及化胡能
入遊其樊
一宅而寓
耳目內通

知出乎爭
若惟無詔
而目將熒
求實無已
上比而成
回爾心齋
無感其名
相入則鳴
外於心知

無地而行
瞻彼闕矣
萬物攸化
心甚慄之
天下大戒
忠孝之至
悅生惡死
類妄實難
忿設無由

靡翼而飛
虛室生白
行終義几
飲冰內熱
惟命與義
行事之情
匪則攸聞
無傳其溢
巧言偏辭

惟道集虛
吉祥止止
葉公使齊
兩也生疑
不擇而安
而忘其身
言或傳之
則幾乎全
魁核太至

不肖應之

風波易動

實喪易危

遷令勸成

寧不殆而

何作為報

遊心養中

若為致命

虔始令終

顛闔傳儲

伯玉教之

正汝身哉

戒慎不違

形莫若就

就不欲入

心莫若和

和不欲出

與彼嬰兒

與彼無畦

匪顛匪蹶

幾則達之

伐才非美

犯順奚宜

養虎可則

螳螂可蚩

意有所至

愛有所遺

無學養馬

拊之不時

決啣毀首

闖爾狂馳

處世全生

無用者奇

乞為社櫟

願學支離

彼德之衰

鳳兮鳳兮

內篇德充符第五

靜字集

甚矣形骸之足以累人也老子有言天下大患為吾有身故人間世以全生免患為貴雖然遊於羿之彀中而不中亦有命焉君子知其有命一切委之自然而不以死生利害易乎其念此篇寓言王駘申屠嘉之類蓋真能外形骸喪耳目獨以守宗保始為事者蓋學問必進於此然後謂之德充之符又恐守而不化終不能與天者游而成其大故以忘所

不忘終之其究竟處則順事無情因其自然而不加益於有生之外蓋充養生處世而至於義之盡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變將不與之遺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取

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
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
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物為事乎
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龔家書
而作兀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人蓋

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
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從
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然若有所
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
人也而勝於先生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
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
等哉常人不能忘已往往特於形體之私悅
生惡死橫起貪著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
也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遺謂遺變於彼何者
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同為一物幻
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真空性空
真體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
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
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主
張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曰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宗即所謂大宗師未始有始也者
之謂也守此根宗則能以無生有以虛造實

法由此出命由此立故為命化之樞紐古之
至人所以提挈陰陽主持造化而不為二五
之所陶鑄者率用是道常季蓋不知也故以
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
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觀則肝之與膽
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膽不可以
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
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六用一原耳
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

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遊心於德之和既遊於和則不見有彼有此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却道彼之為已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稱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

也人人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於流水而取鑑於止水者以水定焉故也水定則能鑑衆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於地則松栢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栢所以獨異於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者之寂可知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

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况守宗正性之
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微也將不能
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
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帝官
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
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
為一直寄寓此於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
人皆狗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於物而

死於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
者此非得保始之微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
哉如是則信乎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
已也已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假矣
登升也假至也如書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
之意人之從彼職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
曰彼且何肯肯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所肯
則何以物為事哉此篇所論守宗保始一知
之所知而心未嘗死乃性命之要樞而勇士

一喻尤為精確一藏佛乘言不能盡者今以
數語該之學者更當精研熟玩猛於生死關
頭截然把斷如勇夫有不懼之實者便可雄
入九軍縱橫無礙此箇理會死生學問等間
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未至而佛法已在
中國孰謂佛者夷狄之一法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
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
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
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
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耶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
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

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爾

夫申屠嘉不見已之為介而忘執政之貴亦幾乎忘已而忘物者子產與之同師乃有同

席出入之嫌則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信乎未之有得也故嘉為設塵鑑之喻言彼心鏡不明故物欲之垢得以昏之而子產猶欲其計德以自反若謂不省已過而徒謫人之過者嘉復之曰若自狀已過則以為吾足之不當亡者衆矣不陳已過而謂吾足之不當存者幾何人哉雖然此殆以人論而不以天論者也故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是達乎天之說者也惟有德者能之夫天下之履危

機而不禍者如人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而不中皆幸也幸亦命也人以幸而全我以不幸而不全有命存焉安得不相安而反以相笑乎哉今天下之以全足而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始也怫然而怒是其見猶未定也既而遊先生之門則謀然自廢其形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心垢一至是耶今我與先生遊十有九年而先生未知吾別吾與子同以心遊於形骸之內而乃索我於形骸之外失其

所以取大於先生者而以執政後人不亦過乎復映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容稱謝曰子無乃穢穢謂善於穢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

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諛詭幻恠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尊足者全，則視棄其足猶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人全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覺前非，別求裨補頭上安頭。此種學問名教中人談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耶？何賓賓恭敬以學於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已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惟被刑之人

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覺詭幻異常故至人
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必欲解
其桎梏必須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於一
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
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
孰名為死以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
得名非如是則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
名皆是詭名此箇不二法門直是解粘去縛
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

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
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
解耶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駝它犬
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
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
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
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

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
其為人也不至于暮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
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
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
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
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

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翬資剛者之屨無為愛之
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取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
全德之人乎今衰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

食似眴

異衫入

惡人醜貌人也無位以濟人之死無祿以望
人之腹言其無富貴聲勢而不能利濟乎人
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

也惡駭天下言可驚詫也和而不倡不見其
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
而且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
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狀其無
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邨憂
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
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夫子設喻以對狔子
乳於死母之前少焉皆棄之而走以為目之
瞬不見已也形之僵不類已也是有其形者

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愛也戰死不資嬰
則屢無人愛是無其本者無所用而有其本
者斯可用也知此則它之可愛而可用者蓋
必有在矣又復設喻天子之御不翦爪不穿
耳以破毀其全體新娶之人不服役以胼胝
其手足不如是不足以垂至尊之矚眄而結
新昏之懽燕彼形全者尚足以動人而况全
於其德者乎知此則它之所以可愛而可用
者於焉取諸決矣然則它也是必才全而德

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自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已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數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

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

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
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
不能規乎其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
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
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
所謂遊心於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於滑
和者不可以入於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
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體於是乎散矣今
使吾德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

復不失其和故曰不失其兌兌即和也豫亦
和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
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卻者
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
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
卻無卻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
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
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卻與物為
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接謂應萬變

生時於心則時行時止莫非天運之自然此
箇和德渾然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全其天
之所賦者故曰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
停之盛也水平故萬物盡準焉然平則內能
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
夫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即和德脩之已而成
焉者也其曰不形者言物不能離也不能離
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

闡歧支離無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肩有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
全人其脰肩有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
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
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
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
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
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
以屬於人也誓乎大哉獨成其天

說去
長平
知脰
平豆

惡平

闈因

食似
脹辰

警遊

闈跂曲跂也無脹無臀也甕甕大癭之狀項
瘤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
使齊衛之君說之而反視全人之不如所以
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是觀之形有所
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之而在已若
忘是謂必見其所短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
在已若不忘之則必自伐其所長能不忘其
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忘也是謂誠忘就

之一字上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
聖人者誠能忘所不忘者也其心有所遊也
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
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
不屑何乎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
然而已惡用知未雕也未斷也質任自然而
已惡用膠所得於天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
惡有於德所積於已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
惡用夫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

用則游以天矣游以天者天鬻之天鬻也者
天食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
故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
人而不能以獨異無人之情故四者不用而
是非不以得於身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
者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
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屬天下
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警乎大哉浩然天游所
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
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
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
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
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

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選去聲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暝天選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哉故如則故而巳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塊然墮然

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之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裨益於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之也惠子窮其強辯却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得來蓋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於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辯却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完足於本足中不
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
之乎乃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陰
據槁梧而暝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却乃不
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於無情無事之天徒
以堅白之說嘒嘒然立是非同異於天下茲
不謂之益生而何哉觀惠子與莊子辯論却
於箇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以與之為交

辭 方壺外史說是篇已於是重宣此義而作亂

彼兀者駘

聖以為師

死生無易

大變不遺

審乎無假

守宗保始

能正其生

以止衆止

遊心德和

一知所知

擇日登假

人則從之

僑謂申嘉

我行子止

索人形骸

僑則過矣

刑人鑑明

忘勢忘形

匪齊執政

取大先生

尊足者存

叔山胡足

惟爾名聞

解其桎梏

惡駭駘它

式重寡君

允矣才全

而德不分

滑和靈府

與物為春

日夜無卻

生時於心

有跋有蹇

形短德長

克德之符

忘所不忘

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

勿以好惡

而益其生

何哉據梧

以堅白鳴

內篇大宗師第六

靜字集

大宗師言道也道者自然而已乃天所為故

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知天之所為之自

然也而不以人為參之斯得謂知之盛矣此

篇以自然為宗其旨意則在於以其知之所

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至於死生之變等之為

旦夜窮達之故信之為有命則非真知自然

之所為者孰能與於此哉篇中義諦隨人根

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惟可消貪鄙

之私而所謂性命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得之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夫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又

必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故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為知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為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如人之年壽脩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

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涵泳從容以俟之
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於中道夭折則是禪
益於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
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
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必有所待而後
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
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
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
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

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詎知
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蓋善終
者天天折者人此必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
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必有真人而後有
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
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盍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寡薄也。成成全也。暮謀也。士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遭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也。謙以承之。而不雄不暮。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

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又若此。何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為。接日以心闢。故

有煩惱妄想憂苦身心真人無妄也故其覺
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
愛之念從此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
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
人性定於內故息息常歸於其根踵即根也
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
命蒂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
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說
迺玄家專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

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
卷言不能盡者此老等閒一語泄破讀莊子
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藉口談資華陣耶屈
服者其嗑言若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
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聲也心屈則
言亦與之俱屈其有應對嗑咽若哇哇者吐
貌謂其言只在喉舌間支吾調弄吞不下吐
不出分明狀出一箇屈服的樣子禪家以此
機勘人一受其勘便見底蘊其著欲深者其

天機淺多欲之人易為物誘貌言視聽自是
浮淺天機二字下得最好機者發動所由凡
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得所養者自是沉機
不露湛乎若淵老子所謂微妙玄通深不可
測符驗若此此段所論一字一語參透的有
根宗受用不盡玄乎妙哉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
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
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指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於已其
出不訢其入不距即解上文出出世也入返
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訢喜也距逆
也脩然往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
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於未始有始而已
更不必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
證聖果便是有我有我則不能與道合真喜

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
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
反盖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
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懽喜快樂初無戚戚不
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寂滅為樂而忘其
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已盖心一有所變
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
何不以人助天者即老子所謂狹其所居厭
其所生求益於有生之外者真人只知養其

自然而已矣觀此一段則知今之畏生死而
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窈其顙顙淒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施乎萬世不
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
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

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始終如一死生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萬萬感不能撓也其顛顛者廣大寬平無慘感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也既曰喜怒通四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乎萬世

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與物通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人至仁無恩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處利害之中往往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伏之幾竒正之變故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名失已學求諸已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

境虛華之事人皆徇之而亡其身是謂受役
於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以
下諸賢是皆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能自
適其適者狐胥紀申之事無考然以務光辭
國以自沉夷齊扣馬而餓死箕子披髮以請
囚要皆事人之事以至於殆且辱者其他可
知故皆不取
古之真人其伏羲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
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

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
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
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
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
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
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其狀義
而不朋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

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剝真人則與乎其觚而不堅虛者易浮華者少實真人則張乎其虛而不華與與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邴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衰駘它悶然而後應之之意瀟乎其進我色也瀟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止止即止於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

屬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警乎其大而不可制也似世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悅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悅者俯下之貌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刑主肅殺故以之為主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至於無損故曰綽乎其殺也殺者降殺之義以禮為翼者柔和謙退所以輔翼入道而行於世者故曰所以行於世也以知

為時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故曰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循是以登
假於道與人之有足以至於丘者同而人真
以為勤行也勤行則未免有欲速苦難之真
人只知養其自然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其一也其一不
一也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
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

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惡者知其一故
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
以心捐道矣所謂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
知此而已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
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
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
而况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大

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必夜而凡囿於氣
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
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
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者實
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
少不知父也寄體之之身而猶愛之而况其
卓焉者乎人特以天之所子為愈乎已而敬
君者多敬天者少不知君也代天之身而猶
狗之而况其真焉者乎蓋真即內篇所謂真

君而卓焉者則維皇上帝超形氣以獨存者
也知此則知天視君父猶為至親至尊蓋不
惟不可勝而且不敢勝矣不敢勝則不敢棄
之褻之可知矣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
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

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啣相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况人離於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而化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潭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此便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於死生大

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我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便是兩忘而化於道忘而化便是善吾生善吾生便是善吾死蓋死生雖不一而其二者未嘗不一也此等議論學人更當精心理會所以解帝縣而登解脫者實不外是此大藏上乘義諦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人能兩忘而化於道則是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者而皆存何者道者物之所不得遯

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所變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力者以壑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遯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下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

得其自然則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
我之理又藏於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遯
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
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
求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
中狹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克其所喜之量
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喜
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
可得謂之固耶即此便是猶有遯處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者便是不以其身為身
而以其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
皆存存則無夭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
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
之又况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
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大宗師執此一者以
為化樞故曰一化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
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
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
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游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顓頊
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
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下奄有天

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到此方說出大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無形也
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恍兮忽
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
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闕密藏也莊子
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何謂有
情有信自有欲以觀其徼者言之也情者靜
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信之一字更為闕密

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必得師傳方有契悟故
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
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
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
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
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
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
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六極即
六合也六極之下即佛書中所謂風輪持之

乃九地之最深者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
上古而不為老總上四句極讚道之為物以
下言是道也帝不得不可以為帝日月星斗
山川不得不可以為日月星斗山川仙真賢
聖不得不可以為仙真賢聖正如老子所謂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
一以盈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此段屬辭比
事更覺竒特豨韋古之帝王挈天地言整齊
世界也氣母二字本老子天下有始以為天

下母襲取而有之之義襲氣母即老子所謂
守母食母維斗四維斗星不忒者不易其度
也日月不息不晦其明也堪坏崑崙山神馮
夷水神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即今傳言禹湖
上升之事玄宮者人君恭默思道之宮禹強
北方之神西王母瑤池仙長也少廣宮名彭
祖年壽八百故上及有虞下至五霸傳說商
之賢相箕尾東維七宿星名韓子言傳說為
列星意者本此

南伯子葵問於女媧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
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
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
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
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已吾又守之七日而後
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

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
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櫻寧櫻寧
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
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
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上言得道此復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卜

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此才字指
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
二氏家僉言法財兩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
有其道矣有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
日七日乃至九日審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
然後與之外天下與外物何別天下遠而物
近天下踈而物親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
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忘我也忘我而後能
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

能見獨見獨者人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死生去來而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於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死生相對而貞勝世人以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怕毀一心成之憧憧往來無有窮已此箇活潑之心烏能入於不生不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

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必若然者其名謂之櫻寧櫻拂亂也寧者定義復自解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也烏乎聞之聞之副墨之子以下皆莊子巧立名字大是戲劇前此未聞副墨文字也洛誦誦讀也瞻明審視也聶許目聶而心許之也需役耳有

聽手有書皆待役於主人者於謳歎美謳歌也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無始之始蓋言道理得之言語文字間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此段直泄道妙學者苟能會而悟之則所謂命宗性祖一貫穿過受用得力處不獨以其文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向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蹁躚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夫道無死生，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者，乃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議論，所謂以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來，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

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我與造物原同，此大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又曲僂發背，上生五管，使我頤隱於齊肩，高於頂髻，指於天陰陽沴厲之氣，內干我心，間嘗無事，扶曳而鑑於井，見其狀之僂，僂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女惡之乎？

惡是惡死子輿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適故為鷄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鴞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於已之意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

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非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莊子篇篇主意只論死生孰知人生處世只為悅生惡死作出多少有為之法念念相續以至沒溺煩惱苦海不能自脫故此重重發出死生一條道理欲人猛將此箇悅生惡死念頭一刀斬斷直下安時處順聽其自然便可以還造化識此竅者三十二篇莊子儘可置之空虛無用之地

不消山野為添註脚矣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
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
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
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
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

為鎔鑄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
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安當順的道理叱避無
怛化叱妻子而避之母以哭泣驚怛將化者
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
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
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

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必欲為鑊
鄒則大冶者必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
為爐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於百物中必
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哉成
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寐覺亦是替死生
二字者此段議論着實脫洒可愛然以釋氏
輪迴之說而觀三惡道中的有苦趣一犯其
中急難自脫脩行之人為求斷此是以割愛
學道今者却說惟其所命去亦惡乎不可不

知何為理長似難決擇今請復以父母命子
大冶鑄金二喻尋求至理金之佳者決定鑄
為鑊鄒子之賢者必不命之糞掃六道升沉
隨其業力果報臨身誰容捍拒莊子也只說
得他一邊逍遙學問不曾統為衆生立箇方
便法門正如釋氏金剛經佛為發大乘者說
為發最上乘者說上根之人直下明了三界
惟心一切惟識猛將箇生生念頭一刀兩斷
直下便得解脫入於不生不死之鄉此莊子

喫緊為人咽喉下刀更不為立方便法門與人打葛藤去也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趣而進曰敢問臨尸而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烏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相與於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於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行無轍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於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吊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嗟來桑戶乎。乃

琴曲也。返其真。謂還造化言。女已返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於有身。有患也。猗者歎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耶。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

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之
謂不知喚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
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
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
為徒而遊於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寄故有
附贅縣疣之譬死則大患乃解喻如決疣潰
癰乃稱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
後之所在而以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
耳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所謂地火

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
爪歸之於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
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在何處故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而不知身世之何有逍遙乎無為
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惡能憤憤焉以
強世之禮而觀示衆人之耳目乎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
雖然吾與女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子貢一聞夫子方外方內之說，便問夫子立教何方之依。夫子自謙，立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當與女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

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於水，人則相造於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結者不若相忘於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於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於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

乎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
不感居喪不衰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
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所以生不知所所以死不知
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
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
化哉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

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
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
乎造適不及笑歛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
於寥天一

以善喪蓋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
國也回一怪之一常怪之也夫子言孟孫氏
盡之矣進於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大

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莫煩
就簡返於大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
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謂簡
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
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感無喪服不得
簡而至於無哀所謂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
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
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
所以生故不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

後就

外則喜心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
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奚
為以汝奚適皆所不知一意安時處順以待
所不知之化已乎者休心滅意之謂方且將
化順其將化惡復知有不化者哉方且不化
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
等之夢覺今吾與女特夢而未覺者也烏得
以女為怪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有駭形而
無損心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

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死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於旦死則夜而歸耳必非實死故無情死情言實也彼之見解若此不柰世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欲簡之而不得而已有所簡也所以乃三字亦竒猶言乃所以如此也且汝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

鳥而屬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如此顛倒幻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吾之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怪異直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參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不暇及於笑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暇於安排此盖自然而然一

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於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於有方之外謂之畸於人而侔於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也道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蕃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

以與夫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何以資女謂何以教汝也躬服仁義而明言

是非乃人所為世法也奚為來軹軹語助辭
言女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漬仁義之
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女將何以遊於道
遙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即
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意雖然吾願遊
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敢窺其堂竄願遊
其藩籬盲瞽之喻言女無受道之資難以語
道無莊美人據梁勇士黃帝神知之君言至
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昔之所自有者亦

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
者之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
成渾成完具之義言昔者竅鑿不全今乃息
黥補劓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
返其大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
此吾師乎吾師乎以下是言大宗師之德無
可名言蓋堯以仁義教人吾師則整萬物而
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即
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

義整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為整粉但不
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者溟溟涿涿立於未始有始之先而
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
地刻彫象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
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此吾
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焉於仁義之端是非
之辯乎哉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
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畢竟顏子學
問自博文約禮中來然尚守而未化曰忘仁
義忘禮樂墮肢黜聰心齋坐忘別是莊子一

段學問如今所謂禪家者流大率類是又道
經云忘我忘物忘忘亦是此意然又須知此
箇忘字與外道所謂頑空斷滅者萬萬不侔
即是一箇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
情乃其宗旨此段所言仁義禮樂聰明知慧
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竅鑿把作不好字面
看承老子云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意蓋如此
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
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
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
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
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
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詞
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

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句
斷煞曰然而致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
則固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
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者養此而已然
必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求
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
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何人非天

莫知其然
越彼真人

養所不知
乃有真知

登假於道
脩然往來

生死無蘄
自適其適

不悅不惡
容與平懷

彼天誰子

曰大宗師

有情有信

無形無為

得之者昌

傳亦不易

獨惡乎聞

遠自疑始

彼祀來者

及以琴張

旦夜生死

倚歌相羊

子貢守禮

顏回坐忘

許由惡黜

孟孫善喪

同於大通

化乃無常

桑戶寃貧

其命也夫

養所不知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與天為徒

內篇應帝王第七

靜字集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

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

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

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應帝王第七

南華經卷二

齧缺四問即前齊物論中所載者此箇知字
乃人之知識分別鑿混沌散大樸此為最先
故大道忌之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有
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
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
始出於非人非人則天也不出於天則非無
為自然可知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徐
紆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為馬牛者從
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

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情信只是箇混沌
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蓋使知
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曰
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
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
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

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已出經經
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
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欺德
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非實德不
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
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
天下其旨大率大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
相忘於道術故無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若有

心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於
吾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
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
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
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
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
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
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
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之

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矰
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
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知而百姓
曾二蟲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天下
安得而治乎

天根遊於設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
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
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
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

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帛為字

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問之不豫言不能適
然於心而勞勞以治天下為也游心於淡無
擾雜也合氣於漠無聲臭也此即所謂不顯
篤恭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
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自治矣今之治
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

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不能以一人為天下而以天下為一人雖行仁義可得謂之無容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䟽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

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於向道強梁者勇於行道物徹者周知物情䟽明者踈通明達可比明王乎比猶及也胥役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此等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人之田獲狙執犬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

其適者也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比於明王乎哉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己已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弗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

告壺子壺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始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
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
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
及已壺子曰嚮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苧靡因以為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
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
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顏

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下意來蓋凡心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言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邪腹於雌而睽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必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

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脩觀以地文示之地文者藏心於淵將箇生機萌於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不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杜者閉義德機即生機也明日又來則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機意蓋壺子脩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於虛空諸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

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以踵之踵人之大
中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皆本於此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機猶言好機明
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義
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太冲莫勝
太冲莫勝與天壤地文皆是觀名太冲即冲
模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機亦即生機
衡如執圭平衡之衡言氣機之發於衡者可
見如此而林庸齊直以衡為平義以為半動

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得太冲莫勝
之者鯢桓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而言
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機
發於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
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 他日又來神巫
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之以未始出
吾宗宗即禪家所謂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
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
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機亦無順化

自然委委蛇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類靡因
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自悔
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
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
也者故反執妻爨不知其有妻也食豕食如
人食不知其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
知其有人事也返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
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封即齊物論中
所謂封畛言尚不知有已孰知所謂紛而封

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為常也三年不出
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
妙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
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說
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

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不為名生則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者亦遣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為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得箇集衆思廣忠益大道却說自然而然而何思何慮故不為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禁止之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有窮無

為則何窮之有故體道則盡於無窮而遊心則入於無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也者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於天者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焉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

勝萬物而不傷勝字平讀言能任萬感也不傷謂不損本體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伏之妙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混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

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名之曰儵曰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混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中宮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收聽返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報德柰何欲以色聲香味

報之日鑿一竅使之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
渾沌死夫人之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本
體之真渾然如未彫之樸此箇渾沌人人有
之自夫形生神發之後知誘物化緣六根而
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於是愛憎是非紛
然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清靜經所謂既
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
妄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永失真性聖賢吃
緊為人徃徃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老子云

復歸於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蓋謂是
也而孟子之書亦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三教聖賢同一宗旨莊子南華三十二篇
篇篇皆以自然為宗以復歸於樸為主蓋所
以羽翼道德之經旨其書有玄學亦有禪學
有世法亦有出世法大抵一意貫串所謂天
德王道皆從此出學者苟能虚心讀之久而
恍然真不覺其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於
是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齧缺四門	王倪不知	知亦無有
奚以問為	虞不及泰	藏仁要人
于于徐徐	其德乃真	出經式義
是曰欺德	正而行之	不立矜弋
游心於淡	合氣於冲	順物自然
天下化中	嚮疾疆梁	物徹䟽明
難比明王	怵心勞形	立乎不測
遊於無有	壺子淵默	神巫却走
聖心如鏡	勝物不傷	儵忽竅鑿

渾沌以亡
無為自然

虛而委蛇
以應帝王

不迎不將

內華真經 福墨卷之二

精字集



程